



晉定公好以位驕人揚食我諫曰東海有巨魚名王
鮪焉不知其大多少赤熾曳曳見龕楮間則其鬣也
王鮪出入海中鼓浪歎沫腥風盖翛翛然云逢鮪鮪
鯉鮪必吞日以千計不能饜出游黑水洋海船聚
洋中者萬王鮪一噴皆沒不見其後雄行海間孰敢
何問之者沂潮上羅刹江潮退膠焉蠹若長陵江濱
之人以為真陵也涉之當足處或戰大駭斫甲而視
王鮪肌之乃架棧而齧割之載數百艘烏鳶蔽體群
啄之各飫夫王鮪之在海也其勢為何如一失其勢
欲為小鱣且不可得位其可恃哉定公曰寡人已知

之矣子姑就舍君子曰德稱其位者恒下人反是則驕是何也德則虛不德則盈虛則能容盈則覆理也傳曰君子以虛受人又曰日中則昃不可不信夫

齊侯再伐山戎賓胥無問曰聞君將有事山戎然乎非歟公曰然何如曰以臣觀之可伐者五不可伐者一公驚曰何謂也曰謀夫孔多可伐者一也矛戟鈇利旂幟精明可伐者二也既廩充物餽饗弗絕無仰於鄰可伐者三也卒乘輯睦隊伍成列不戰則已戰無不剋可伐者四也大而陳蔡宋衛小而邾鄆杞薛皆與國也奔號承令匍匐恐後可伐者五也以此言

之止君勿行者惑也臣竊有私焉夫山戎葺爾之邦也使誠有罪君亦既伐之矣奈何再乎為土地耶海濱千里君悉有之何愛僻遠之野以廣君土疆為民人耶衣冠劍舄充斥君之境土何愛魑結卉裳之俗以亂我邊陲為一戰可以定伯耶君已帖陳服鄭親魯而擄楚矣何假乎山戎今再帥師徒使斯民肝腦潤草莽枯齒暴原野耳夫爭地以戰殘民以逞非仁君也非仁君不足以霸諸侯此不可伐一也齊侯曰大夫言固善山戎屢恃寡人奈何賓胥無曰熊羆豺虎並家於山蛟鼉魚鱉俱穴於淵九夷百蠻均宅於

仁君務仁德之修獨不能容一山戎乎容之則來庭
伐之則叛去力不勝德故也君請改圖焉齊侯曰大
夫之言善止君子曰桓公賢君哉不然何聞義則服
如此也

南文子任衛國之政察見淵魚人莫不畏之一旦忽
若狂易者以足衣為巾以冠纓直履以食豆而羹簞
百物靡不反者衛君深憂之親柱駕文子之間問曰
先生病邪曰臣非敢病也曰先生非病何反悖若是
耶曰臣非敢反悖也效尤也曰何謂效尤曰今國中
法制不定上下無章驍暴者字民孱夫操弓矢出關

是簞受羹而豆盛食也貴戚之卿混乎輿臺是履直
冠纓也髡鉗之倫升於上士是巾足衣也舉國反易
而無一人悟者君顧獨憂臣呼實病亦一身爾如國
何衛君曰目能察白黑而不見其睫心能識壯耄而
不覺其形自蔽之患也請為先生更諸君子曰南文
子托疾以悟衛君美矣衛君聞之即有心目之喻亦
易悟也哉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此之謂也
漁者庶其廉與婦競絕數月不通於越入楚兵大掠
各東西匿死生不相恤人諍庶其廉盍聚諸輒謝去
一日漁于海獲甲蟲曰鱉雌雄相負雖風濤不解庶

其庶悔曰是物也人或不如可乎歸召婦與居禮之
終身君子曰陰陽合而大化彰寒暑正而歲功成夫
婦和而家政理天道也亦人道也俗降世汙有反目
至死弗覿者不亦悲夫視庶其庶之能悔抑又賢矣
秦有尊盧沙者善誇談居之不疑秦人笑之尊盧沙
曰勿予笑也吾將說楚以王國之術翩翩然南迨至
楚境上關吏繫之尊盧沙曰慎毋繫我我來為楚王
師關吏送諸朝大夫寘館之問曰先生不鄙夷敝邑
不遠千里將康我楚邦承顏色日淺未敢敷布腹心
他不敢有請姑聞師楚之意何如尊盧沙怒曰是非

予所知大夫不得其情進於上卿瑕瑕客之問之如
大夫尊盧沙愈怒欲辭去瑕恐獲罪於王亟言之王
趣見未至使者四三往及見長揖不拜呼楚王謂曰
楚國東有吳越西有秦北有齊與晉皆虎視不瞑臣
近道出晉郊聞晉約諸侯圖楚刑白牲列珠槃玉敦
歃血以盟曰不禍楚國無相見也且投璧祭河欲渡
王尚得奠枕而寢耶楚王起問計尊盧沙指天曰使
尊盧沙為卿楚不強者有如日王曰然敢問何先尊
盧沙曰是不可以空言白也王曰然即命為卿居三
月無異者已而晉侯帥諸侯之師至王恐甚召尊盧

沙却之尊盧沙瞠目視不對迫之言乃曰晉師銳甚
為王上計莫若割地與之平耳王怒囚之三年劓而
縱之尊盧沙謂人曰吾今而後知夸談足以賈禍終
身不言欲言捫鼻即止君子曰戰國之時士多大言
無當蓋徃徃籍是以媒利祿尊盧沙亦其一人也使
晉兵不即至或可少售其妄未又輒敗亦不幸矣哉
歷考徃事矯虛以誑人未有令後者也然則尊盧沙
之劓非不幸也宜也

宋有白真子旂耕於渠蔭之野得石馬圓而哲肉且
倍好上有蒲穀文子旂執視之曰質如截肪澤而有
章其璧也哉乎尹旁達廉而不劓其璧也哉無功而
家大寶者禍當獻諸朝於是沐浴冠帶言於周王曰
臣渠蔭之賤夫也偶率耒耜以耕竊不自意地不愛
寶獲嘉璧焉臣不敢私聞王將有事上帝方明六玉
闕其一焉敢獻諸下執事王使大夫窺受璧薦諸玉
尹玉尹曰嘻是珉也卻還之子旂抱石嘆曰吾聞有
道之朝是與非別白繡裳雖華不鬻以補冠太阿雖
鈍不委以割牲今強謂璧為珉可不可乎楚丘丈人
過而視之曰子旂其幸矣哉子旂怒曰何幸也曰下
和以玉獻尚遭刑况爾薦珉者乎子旂終不悟君子

曰士以真材銜且猶不可假才能自致與嗚呼世不
持一子旂也

越人甲父史與公石師交甲父史能計而弗決公石
師善決而計疏各合其長事無留行人兩而一心也
因語相侵離去政輒敗密須奮泣諫二人曰君不聞
海蟲有水母乎水母無目資蝦以行蝦亦資水母食
兩不能無也水母姑寘之又不聞有瑣瑤乎腹藏蟹
飢則蟹出求食歸則瑣瑤飽否乃死蟹失所巢亦兩
不能無也瑣瑤姑寘之又不聞夏屋有蟹鼠乎與邛
邛岨虛比為邛邛岨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岨虛負

而走亦兩不能無也蟹鼠姑寘之又不聞西域有共
命之鳥乎枳首一體性多妬飢則爭啄一俟其瞑食
毒草害之及下嗑皆斃亦兩不能無也是皆山海蟲
爾不足怪雖人亦有之北方有比肩之民迭食而迭
望失一則死亦兩不能無也今二人甚類之其所異
者彼以行此一事爾奈何離去奈何離去二人相顧
曰微奮言吾等將愈敗驩馬如初君子曰十二官各
有所司必相資以成體况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何可
自用哉密須奮可謂善諷矣

倚于臯聞尾勺氏畜豹善捕獸以雙白璧易之且肆

選召所與將者飲出豹于庭而譏其能於是治金為
繩擊之文羅日割牲啖之居亡何有碩鼠過宇下急
解豹斃之豹視鼠若不見倚于臯怒詈之他日又有
鼠過焉倚于臯復縱之豹遇鼠如初倚于臯怒鞭之
豹輒嗥倚于臯愈鞭之易以縲綫寘之牛羊棧中日
舖以糟豹喪欲泣倚于臯之友安綦子佗聞之誚曰
吾聞巨闕雖利補履不如利錐錦綺雖麗供饋不如
尺布文豹雖驚擒鼠不如狸狽子何愚也曷不用狸
搗鼠而縱豹捕獸哉倚于臯說如其言未幾狸捕鼠
且盡豹獲麋鹿庶免以歸無筭者君子曰獸固善捕

必各有所能至於用人乃違其才何邪

楚多鶉善格如膠弗之解大夫黎嗜之偶使韓遂接
以行左右言於韓君君說之令國中羅鶉與格皆不
勝君以韓無鶉愧之無鉤大夫曰夫鶉海內所有也
而韓獨無乎然而能格與否在所擇焉爾今衣褐而
班文鶉也翁鱗而尾佳鶉也刀豕而戟距鶉也鶉則
鶉矣求能格者幾何雖然此不足道也國中圓冠方
履素行舜趨者皆士也能與君排難解紛者復幾何
能否在君不在物也君說擇善鶉與黎格卒大勝韓
因此而得擇士之法君子曰占語有云羊質而虎皮

見草悅見豺戰士鮮不類之然豈無真虎哉亦患人君不能用耳

楚帥師伐晉晉人恐嚴甲兵以待楚入河陽退師未幾又入如是者三晉侯疑朝群臣問焉伯瑕對曰楚誘我也急宜歐焉歐必深入存亡不可期晉侯曰子計踈矣伯瑕恚曰君如弗納臣言臣終不能俘隨君請先去之晉侯斥之問步毅步毅對曰楚非昔楚矣執政衆卑內嬖日盛曳綺縠而副玉珣者後宮千人且謳莫酣惟日不足焉能及我問士渥濁士渥濁對曰毅言固當亦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楚西有秦難

東諸侯則齊鄭魯衛枕戈待隙獨吾國有新喪未暇攻彼虞我兵起五國必應之故先動相制耳不足慮也問范匄匄對曰如二大夫言問韓起韓起大笑絕纓晉侯變色曰大夫笑寡人乎起對曰老臣何敢笑君實笑鴈奴不知也晉侯曰何謂也曰具區之澤白鴈聚焉夜必擇栖恐人弋已也設鴈奴環遊之人至則鳴群鴈籍是以瞑澤人熟其故執火照之鴈奴憂然鳴澤人遽沉其火群鴈皆驚起視之無物也如斯者四三群鴈以奴給已共啄之未幾澤人執火前鴈奴不敢鳴群鴈方竄一網無遺者今楚師進退三執

火之謂也君何不少察之乎晉侯曰孺人不當如是
哉於是大殿守備楚子聞之曰勿謂晉無人不敵慢
君子曰晉侯其善謀哉集衆必慮必有一長者及韓
起獻計楚人知悉其情遂退師詩云先民有言詢于
芻蕘况士乎

宋剔成君自高視群臣皆有諫者輒拒曰爾欲上
我耶毋不已也指所佩劍曰懼此乎皆怖汗而退欲
造九成臺於雍丘之郊恐群臣言戒門者毋納士納
則死比殷子且謂門者曰吾將見吾君門者沮之子
且堅欲入且曰吾事君十年豈不知君君所甚惡者

諫耳吾不諫則已何沮也曰子既不諫欲入何為曰
吾善為雞戲將以悅君也門者入白剔成君君召至
子且鼓肱為翼膠膠而長鳴鳴已急趨出氣甚揚君
怪之趣使還問曰子人耳乃效雞鳴何也曰臣尊雞
甚故效之曰何故尊之曰臣以堯舜之知或不如也
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寡人聞非聖人者無法况方
之異類乎曰臣焉敢非聖人竊有疑也道蔽天地者
堯德極萬世者舜皆古聖人也今謂其知不鷄若者
誠過乎激然風雨晦冥能司晨不愆度者堯舜能之
乎曰不能也曰堯舜雖大聖司晨必以鷄乎曰固也

曰君如知此奈何盡下群臣無若鷄者乎君喜曰群臣無言及茲者今乃始聞之寡人有過子宜力諫也曰君令臣諫臣不敢隱今賦急民單環四封皆強敵夙夜憂勤且懼不免况事游觀乎曰寡人不敢也曰君曰不敢而造九成之臺何也別成君即日罷其後君子曰日之行晝天下無不照月之行夜萬國無不明然日月之光有所不及者一燈之微足補其功此蓋子且雞喻之說也

余為燕書四十篇蓋取鄭人誤書舉燭之義讀者好之謂有秦漢風余獨愧汗弗止者何也自嬰憂

患以來神情銷沮見於觚翰之中氣蕭而辭荒惡在其能秦漢也不猶優孟之似孫叔敖哉至正丁酉夏五月記

擬答魏錡絕秦書

昔我嬴秦實長西戎敵公不我鄙夷以伯姬歸我穆公穆公不敢忘敵公薨國內不靖群公子出奔穆公懼大國社稷之隕會齊人納惠公于晉惠公許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蒲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言猶在耳乃即背之會晉存饑來乞糶於我諸大夫惡惠公二三其德也欲乘饑伐之穆公則曰其君是惡其民

何罪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不絕未幾秦亦饑穆公又曰晉君其能恤我民矣乎遣使之晉惠公弗念穆公之施絕而弗與穆公不得已有韓原之師相從惠公而西雖然豈敢以至即改館饋七年焉使歸于國及晉再饑穆公又餼之粟惠公薨懷公遣師軍于廬柳威靈所加孰不畏之我穆公忘已之弱使公子繫如晉師天誘其衷退軍于郇文公遂入曲沃朝于武宮呂卻畏偪將焚公宮以圖不軌穆公知之及潛會文公于王城誘而殺之文公即位來送夫人嬴氏穆公以晉國大臣未附俾三千人衛之以歸

微我穆公惠文之能有國未可知也則是我有大勳于晉豈惟諸侯知之皇天后土實與聞焉文公當不忘我舊德勦力同心以輔王室子帶之亂天王出居于鄭使左馭父來告難亦使簡師父以告于晉我穆公左執鞭弭右屬橐鞬親帥師屯于河上以遲文公文公恐我分其績也乃辭我師而下納王于成周殺大叔于陽城而獨受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我穆公不敢言文公自是信宣於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莫不震疊相率而朝于晉非為秦也文公又以諸侯方睦欲脩舊怨于鄭穆公畏文公之威不能自寧急出師軍

汜南鄭伯恐使燭之武來言曰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穆公聞其言而思結盟而還文公薨襄公即位穆公有事于鄭未嘗以一矢犯晉疆場襄公蔑棄我穆公以墨衰即成敗我于散殄殲我卒徒係累我三帥我穆公亦不唯晉之怨乃自悔過誓告於群臣然猶顧微靈於惠文以事我襄公襄公不察我之誠又帥宋陳鄭三國之師取汜及彭衙國中之人怒曰晉不報德則已乃日事干戈是欲滕薛我也將悉敝賦以待于

郊亦冀晉人遣一介行李之來脩復舊好襄公唯力是恃又伐我圍邠新城襄公薨穆公亦即世晉人以國家多難欲立長君使先蔑士會如秦送公子雍我康公唯穆公之事是做多帥徒衛以納之晉人遽食前言而立靈公又敗我于令狐自時厥後又取我少梁又戰我于河曲康公薨共公即位靈公亦悔于厥心欲求成于我又不明言以侵崇惡我我共公惡其詭道弗敢與成靈共薨景公即位景公不務撫綏秦民又迫我于輔氏景公薨君嗣厥位寡人謂二三大夫曰我兩國匪以王帛相見而以興戎寡人之耻也

盍行成乎君亦降心相從會于令狐而盟于海之東
西口血未乾又使欲錡乞師平魯欲以伐我且以蔓
辭以文致我罪寡人聞之困獸猶鬪况國乎君既有
意督過矣寡人亦何愛一國士卒不與君周旋左右
乎君若惠顧則好唯令狐之盟是申是尋亦唯命銀
乃戈矛備乃弓矢俾兩君相見子野亦唯命寡人敢
帥西方之諸侯俯伏以聽唯執事其進退之

補范少伯辭越王書

臣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古之明戒也臣雖不佞竊
嘗從事斯語敢白其私於下執事唯君王加察焉臣

本南陽一布衣自謂衰賤未嘗世祿故飲食則甘天
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被髮佯狂不與於世
而君王待之過禮實諸群臣之列臣日夜心計之一
分任士而上辱君王之知如此當盡瘁以事國即於
國事無所違白設有不幸誓伏劍結纓以報稱萬一
言雖不出諸口上帝鬼神實鑒臨之夫楸之役夫差
介其人民之衆以殘伐吾邦夷吾宗廟邦為空棘君
王以餘兵五千保棲會稽下守溟海唯魚鼈是見困
亦甚矣夫差不道復追而圍之大夫種膝行頓首請
成天差聽申胥讒毅然不許君王恚甚至欲殺妻子

璠寶器觸戰以死臣時在左右憂懼不知所為亦屢
思克踐前志所以未忍即死者將有所圖也幸賴先
王之靈夫差悔過卷旆而旋君王既反國臣亦得效
犬馬奔走與大夫柘稽為質于吳夫差畏君王之威
不敢久留臣遣之東歸君王因與臣及大夫種謀以
復讎為事食不殺而饜衣服純素不衽不玄內飭其
政外事諸侯如是者二十餘年始發習流二千教士
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有事于吳及其平而
還後四年復往伐焉敗之於囿又敗之於郊又敗之
於津如是三戰三北遂圍之棲夫差姑胥之山夫差

使王孫賂肉袒膝行請成君王弗之許乃被五勝之
衣帶步光之劍仗屈廬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夫差
懼太息四顧引劍而死君王乃北渡淮與齊晉諸侯
會于徐州致貢于周周元王使人致胙命為伯當是
時越兵橫行江淮東諸侯畢賀初君王之在會稽其
辱為已甚臣豈不知主憂則臣勞主辱則臣死其不
能即死者為此事也籍君王之威武二三大夫之用
命一雪其仇始願從會稽之誅君王憐臣之愚不賜
臣以死乃欲與臣分國而治且臣聞之四時之序成
功者去天之道也功成名遂身退明哲之事也持祿

固位知進而不知退危亡之道也昔晉大夫祁奚為
中軍尉請老而歸身名俱全人以為知分申侯有寵
於楚鄭之君楚鄭之君唯其言之是聽非不可者卒
致首領不保為天下萬世笑何也不能退也况臣起
自布衣幸得侍衛左右何功於越而稱上將軍大名
之下難以久居若戀執寵榮而沉溺不返不有人禍
必有天殃君王幸察臣知止知足之志賜臣骸骨得
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去耕東海之濱則志願畢矣
唯君王留意焉

五氣大有寶書

陵梵騫辰五氣大有寶書為句曲外史陳太虛作太
虛性好道合丹鶴臺澗中聞余嘗究大洞真諸部書
求發其秘予因攬精華為辭五章托於中黃靈君
序以告焉然而語各有微意皆有寓太虛慎覽之則
玄玄之道畢矣序曰

玄元浩劫龍漢開天中黃靈君三景之尊運動玉樞
道合太始神北玄幽莫知其幾據白蜺坐敷演妙音
陵梵騫辰分合五氣五炁鬱勃凝為天章九始東炁
龍文流玄瑤華洞陽玉都迴先大黃開清二象淵通
空清淨靈上炎五衝三微南炁神文委精堂曜煥戶

觀明啓庭八郁錄圖十澤應徵上下翁真神駕肅征
七華西炁策文命基象極載御璇房薦登天元危宮
六天上書寒靈之府日闔以舒五威比炁皇文馭剛
孝芒宸居梵度翕童鬱陰絕密明都皓良泉曲宵基
輝輝吐陽一元中炁玉文養蘇上無宛黎下奕龍阿
唐皇玄老於此嘯歌神母亭毒萬有乃多青赤白黑
從橫糾錯黃氛間中八角布耀景靈散煥潛運動英
堪輿停輪日月避舍郁紛紛羅光徧璇極元陽玉匱
九靈玄篇有大寶書實垂玉簡飛玄上僊惟耀魄寶
或靈威抑或赤燦怒或白招矩或協光紀或含樞紐

晝夜勤行游神黃寧朱熾下藏冥玄上升凝合妙真
洽于太神與道為祖周九八津羅明皇真濛翳大辰
龍變巴元劫仞之神元康和陽出入七門神風流炯
歸于無名無方無象無景無聲無兆無朕無幽無明
廓落單鬱皇朗流冷太微扈衛紫垣鬯英可以度世
可以延齡可以闕邪可以辟兵歲之金室龍鬼守肩
勿授下士以襲我天經焉

東方延藍渺鬱康彌浮皇洞真青炁九始龍文
太清混微天一茅至神窟魄飛九遐靈腴上浮三素
遷神霄赤明生玉葩陽林褰開洞真過紫炁歲胞暈

幽霞帝真導肥上軌和翠玄交象聚胚華輪化無方
正不衰生生不卽年劫多

南方帝溘禪育郁羅乾那洞神赤炁三微神文

大明開景標朱陵大化塊北物以神星馬在阜鷄吻

伸絳泉上捲華池津梵英公子司炎垠華闕陽堂風

火輪自然玄照符明真繁想刊落曜中根遙翰輕迅

上天闔赤混寶瀝資精元

西方顛疑飛玄雍觀龍炎洞精白炁七華策文

太素皇梵揚金晶白箴御序肅五兵空洞浮寒玄極

并散華潛收哺飛明紫陽瓊莖割辰衡旋關起爽歸

元嬰嘉穰還結真一庭泰玄左右棲八靈昏昏默默

中有精須延勿使靈鬼偵

北方爽朗兜術太瀟瀟圖洞明黑炁五威皇文

太真浩阿君四濠清冷使者都大宮玉靈玄胃四日

彤纏以長它澁玉封寒庭幽閔壓羅鄴雙館陰閉關

元通騫爽迴翳神自雄浮游反命蘊冲容離羅來居

有霧從出入三際應無窮

中央阿奕流華曜駕迴歛洞靈黃炁一元玉文

黃房淵玄圍中規懸空特立無東西虛元煥落含浮

黎中高東紐北極齊神輝匆射嬰素魄太乙流珠混

若鷲黃寧練胎元命稽陰陽大分和天倪鬼戶闢人
日肅帝至士聞道當勿迷

荅章秀才論詩書

瀛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擬歷代詩人皆
不相師傍引曲證疊疊數百言自以為確乎弗拔之
論瀛竊以謂世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
不敢從也瀛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于今諸家之什
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
也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
乎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

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淒惋實宗國風與楚
人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
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
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
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
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
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
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
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大羨荒劔不假鹽醢而至味自
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為之首三謝一本子建

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
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
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宋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
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
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
山一以婉麗為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
子達太冲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
焉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頽靡不振張子
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為師而盧象
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

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矣~~何溺於又習終
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
矣唯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
謂挺然不群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為大開元天寶中
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
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
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
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
詰依滋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
祖龍靈運能壹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

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曆之際錢即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為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幻眇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豔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沈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蹇澁盧仝劉叉自出新意而涉

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曼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逮况則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逸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龔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升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為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崐以退之為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為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

之踵微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侶皆嘗得其髣髴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或煅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為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為益遠下至蕭趙二氏

氣局荒穢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侖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於比興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為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准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尚烏得謂之詩哉是何者詩乃吟味情性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末復自成一家言又豈

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為初學道也近
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潤視前古為無
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
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
為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音可勝歎哉可勝歎
哉瀛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畧誦所聞如此唯足
下裁擇焉不宣瀛白

荅郡守聘五經師書

十一月二十七日承遣使者來山中賜以書幣強瀛
為五經之師聞命驚愕不知所云雖然執事之意則

甚善也昔舒人文翁為蜀郡守招下縣年少者為學
官弟子每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蜀
地大化比齊魯焉執事亦舒產是宜汲汲孜孜欲追
於文翁也然而興學在乎明經明經在乎明傳得良傳
則正鵠設而射志定士範齊而鑄器良聲流教溢俗
轉風移反是則政墮矣此則執事不可不慎者也瀛
也不敏幼即多病純藝黍稷與墜牽車牛遠服賈之
事皆力所不任靖自念之吾將何執以閱世乎適家
藏古書數千卷因取繙閱習又成性遂不欲棄去然
亦籍是以自遣耳非有所能也是故家庭之間未嘗

以知經稱之豈直家庭哉至於鄉黨州閭亦未嘗謂其通經也執事者不之察一旦強儒之使服深衣大帶張拱徐趨於論堂之上吾恐人無不笑之而所笑者又恐不止於區區也執事何為欲強之乎况五經自孟氏後無無通之者如施雠之易大小夏侯之書轅固韓嬰之詩尹更始之春秋慶普鄭興之禮各僅僅成家而已濂視數子之間曾不足負羈縶以從執事采浮華而忘本實但見耳目具者輒聘以為師執事倡之曰某可師也左右畏威莫敢諫白又從而和之曰某實可師也所以濫及於濂濂縱不顧清議曲

徇執事意而匍匐從之衿佩森如立竹執經問難屏之邪則所職何事欲應之邪則環視其中枵然無所有其於窘迫實有不堪執事何為欲強之乎古之通經者非思騰歛口舌以聾聵時俗實欲學為忠孝而孝者又百行之冠冕苟於孝道有關則雖分析經義如蠶絲牛毛徒名辱耳陽城為學官時謂諸生日此學者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不省親者乎其有不省親者即斥去之此古人龜鑑也廩有嚴父年垂八十且莫弄鵝親側以盡愛日之誠猶懼不足乃使棄之以臨諸生諸生將何以取法乎諸生尚不欲去

膝下况為師者乃可爾乎世豈無陽城將何面目以
見之也執事何為欲強之乎師嚴然後道尊理勢然
也濼以輕浮淺濼之資習嬾成癖近益之以踈頑不
耐脩飭亂髮被肩累日不冠時同二三友徒跣梅花
之下轟笑竟日不然則解衣偃卧看雲出巖扉中有
類麋鹿然見人至輒驚遁欲危坐一刻亦不可得自
知獲罪名教痛思懲艾卒不可變此執事素所知非
今日造此飾詞如此之人不棄絕則已安可使儀刑
後進執事何為欲強之乎濼雖不能造文性樂之甚
當操觚沉思時闔扉凝坐不欲聞步履聲雖犬貓不

使之近則近輒拊几大呼人咸指為狂易傳以為天
儻章不能就擊磬遶室中行或使小蒼頭簡髮如捕
蠅狀或摩搔膺腹使氣隆隆然降升乃已若一入城
市衆人叢居又無邃房曲閣可棲筆單未書半行徂
伺猿視犬鳴小噪敗人興趣寧失萬金之產乃不然
苛廢此樂不如無生執事何為欲強之乎平生璞贗
視人世百為顛倒变幻動如神鬼或握手視肺肝乃
宿刀劍之慘或鬪爭紛不可解則暗敷玉帛之好如
此之類不一而足明以告我尚不能通曉况啓之以
端欲使其揣摩測度邪自料決不能與此輩周旋苟

與之相周旋寧免其見賣乎况兼自有短視疾雖月下可讀蠅頭之字距尋尺間白晝則不見人不相知者必以我為簡非挾人以濟如水母之目蝦必有禍我者素無所仰於人不知奚故而自求苦乃如此執事何為欲強之乎又自嬰禍患以來得怔忡疾見一夫負戟而趨心輒驚怖若杵擊下上面無色澤口噤不能對人近年衰羸日甚酬答稍煩則肩髀頽墮重如壓石急呼枕熟寐一二時然後漸復其舊自度亦不久在人世者所居之北有一峰峻甚俗以其如馮翊夏陽之山因號曰小龍門其間多閒曠之地思誅

茅架草室三間以奉若親則志願畢矣此足一出衆事皆棄昔日夜計之與執事相契亦驩甚初無不共戴天之讎執事何為欲強之乎昔者衛人有西乞牟問褚師輪曰世傳五鳳信祥徵乎曰有東方則發明南方則焦明西方則肅爽北方則幽昌其見或有孽焉唯中央號鳳皇乃至端耳曰可獲之乎曰否存德則見爾非可以力致也褚師弗之信出千金號諸岐山之陽岐山民疑之羅彩鷓售焉褚師持歸誇諸人皆笑之執事之所為無乃有類於是乎吾竊為東萊倡道之邦而龜山考亭之正宗又徃徃傳諸學者

故閥閱之家多尊道德而薄功利據案談經比比皆是執事不彼之即而獨此事強豈棄瑞鳳而愛彩鷄乎古人有云經師易得人師難遇執事於易得者尚不鑒其偽真况所謂難遇者邪竊為執事不取也雖然執事孜孜汲汲以興學為意何讓乎蜀之文翁但未能選良師傳其術為少踈耳今之為守牧者不為不多也而溺冠跨項亦有之矣如執事者又何可少我又何可少哉瀛非明經者愧不能成執事之意化吾邦如齊魯故歷疏鄙衷之不可強者如此惟執事采擇焉儻踴之不置則黃冠野服負親而逃東海之上豈能恃性徇物疊疊隨人作上下邪禮幣隨使者還千萬情辭筆不可盡

四

十一

